

# AI 一键出作品 美育课堂该教啥

既要激发探索精神，更要教孩子们守住审美判断的基石

当人工智能可以绘画、作曲、设计，一键生成令人惊叹的作品，艺术教师该为孩子“育”什么？这不仅是教育者面对的时代之问，也是一场关乎教育本质的深刻变革。在上海市双名工程高峰计划“A”团队主持人、音乐特级教师李逊芳的带领下，一群从小学到高中、职校、少年宫跨学段、跨类型的教师团队深耕“数字赋能艺术教育”，正将AI技术深度融入从小学到高中不同学段的艺术课堂，展开了一场场关乎美育未来方向的生动实践。

## 让AI成为“黏合剂”

无论技术如何发展，生命的真实体验和在地性始终是艺术的根基之一。外滩钟声、地铁报站声、便利店门铃声……以“都市声波漫游”为切口，格致初级中学史乔音的影像作品《申声不息》构建了声画交织的叙事。黄浦区初中艺术教研员沈菡介绍，AI帮助学生黏合了“写实与印象派结合的油画风格”与动态影像，还通过音控技术，将音乐节奏与画面叙事完美黏合。

控江中学学生从杨浦定海社区居民口中发掘城市记忆，利用AI将碎片化的集体记忆转译为视觉图景，搭建起“诗歌音乐小站”微缩叙事剧场《定海记忆》。有意思的是，艺术教师王独伊和学生带着作品走进杨浦滨江，让观众现场参与AI歌曲创作。“观众从被动观看者，变为历史记忆的‘诠释者’与定海文化的‘续写者’。”王独伊说，“学生采集的影像、公众的心声、AI谱写的旋律，三者交融，编织出独一无二的城市之歌。”

这些作品都来自“城市之光”项目式教学，不同AI模型工具被应用到主题构思、资料研判、文本创作、交互、沉浸式体验等，甚至审美思辨和团队协作等艺术实践应用场景和环节。

## 师生携手“深度共创”

黄浦区比乐中学叶一舟老师以作品《石库门的光》拆解AI对课堂的重塑：“教师角色从知识传授者转型为学习设计师与协同架构师，而学生则成长为拥有定义权与决策权的创作主体。”学生探访城市“红色记忆”地标提炼核心意象，主导生成歌词旋律初版；师生共同优化提示词、解决AI瑕疵；学生以“制作人”身份决策剪辑。

杨浦区少年宫师生共创了一曲民乐AI新作品《浦江新声》，不仅用AI创编旋律，还与企业联合研发AI智能乐器，实现了传统民乐与现代科技的舞台对话。杨浦区少年宫谢圆老师介绍，该乐器通过触摸光感识别与响应，实时触发信号奏出全新的音色。“我们带领学生采集、筛选音效，最终选定三种音色源融入，再通过后期修正和调整创生，使新乐器与民乐的声音既和谐，又保留了各自特点。”

## 坚守“价值罗盘”定位

“城市之光”是“A”团队对AI时代的应答。“当技术可以赋能一切，艺术教育的坐标究竟指向何方？”李逊芳带着团队的老师们锁定了方向——既要夯实艺术本体，守住审美判断的基石，更要借AI激发学生面向未来的探索精神。

热烈的实践背后，团队始终保持着一份清醒的审思——警惕“效率的诱惑”，坚守“成长规律”，避免思维惰性与审美浅层化；超越“形式的拼贴”，追求跨学科的“内生融合”，实现从“知识物理拼合”到“素养化学反应”；直面“价值的挑战”，构建教师“发展共同体”，在技术洪流中坚定扮演“精神引路人”的角色。

“算法越强，老师作为‘价值罗盘’的角色就必须更加坚定。我们始终要追问‘为何而用’‘为谁而创’。”李逊芳说。

本报记者 易蓉



徐汇区建襄小学创始人之一、名誉校长吴佩芳去世，她坚持“爱”的教育

# 要“教好每一个学生” 而不是只教“好学生”



■ 吴佩芳很喜欢和学生们在一起聊天

她自己并没有正儿八经上过学，当年和两位姐妹创办的“弄堂小学”如今已经成为上海响当当的公办小学。

她说，教好孩子没什么诀窍，就是三个爱：爱学校，爱老师，爱学生；还有七个字：教好每一个学生。

她的故事，被改编成沪剧《鸡毛飞上天》、电影《春催桃李》，激励了一代代人。她就是全国劳动模范、全国三八红旗手、上海市徐汇区建襄小学创始人之一、名誉校长吴佩芳。昨天凌晨3时32分，她在上海走完95岁人生路。

18岁那年，苏州姑娘吴佩芳嫁到上海，报名参加了校委会的妇女识字班。1958年，解放初生育高峰期出生的孩子到了入学年龄，上海的公办教育资源面临严重不足，党和政府鼓励民办力量参与办学。为了“让弄堂里

想读书的孩子都有书读”，吴佩芳和两个好姐妹江镜蓉、殷祖懿各自从“小菜钿”里东拼西凑，省出了90元钱，在一个废弃的汽车间办起了小学——她们看中了“汽车间”外有院子，可以供孩子们活动。

“弄堂学校”的首批学生来自附近弄堂76个最普通的家庭，有的甚至在其他学校已留级了两三年再转来的。吴佩芳没有抱怨生源，在她看来，老师的责任和义务是教好学生，而不是只教“好学生”。她鼓励老师“因人而异”备课，引导学生自觉克服缺点和不足，甚至教师有时候要“不守规矩”，找到适合孩子的教育方法。小胡的故事，被搬入沪剧《鸡毛飞上天》——他在公办小学多次留级，11岁了还在读一年级，一旦被老师批评，就朝老师吐口

水，甚至朝吴佩芳脚上尿尿。吴佩芳开始反思，是不是老师一次次的批评，伤害了学生的自尊心，使得孩子索性自暴自弃。吴佩芳主动向小胡道歉，在吴佩芳的一声声鼓励中，小胡一点点改变了。为了巩固小胡的进步，吴佩芳把他接到家里，和自己的孩子一起做功课，不懂的地方就给他开小灶。小胡终于顺利升到了二年级，也不调皮捣蛋了，还会帮着带弟弟妹妹。

1960年，吴佩芳出席全国文教群英会，受到周恩来总理接见；1965年，吴佩芳获全国劳模；1960年、1983年两次获全国三八红旗手称号。

1978年，建襄小学和附近四所学校合并，转为公办学校，吴佩芳重新出任校长。当年的老教师回忆，学校举办了师生心灵沟通热线、老师为学生服务日等“爱生”活动，在吴校长带领下，大家每天都主动留到七八点回家，总结学校每天情况，针对特殊情况群策群力想办法。

1986年，吴佩芳被任命为建襄小学名誉校长，成为上海解放后任命的首批名誉校长。退休后，她常回建襄小学和师生聊天，还参加了市教育工会组织的百老德育讲师团，进学校、下社区、去农村，举办600多场专题报告，义务为30多万名师生讲学。建襄小学现任校长陈静说，年轻老师们看到一个个普通的生命被点亮，也读懂了前辈的教育智慧。

本报记者 陆梓华

## 同济大学两位教授捐款500万元设立教育基金

本报讯（记者 张炯强）“同济大学一直是我工作和生活的地方，受益于同济，回馈同济，我的目标就是为学校年轻人的培养作一点贡献。”

日前，“同济大学吕西林教育发展基金”捐赠仪式在四平路校区举行。中国工程院院士、同济大学土木工程学院教授吕西林将所获的2024年度“上海市科技功臣奖”300万元奖金全部捐赠，同济大学土木工程学院教授杨敏捐赠200万元个人积蓄，共同成立同济大学“吕西林教育发展基金”，将设立“吕西林土木工程科技创新

奖”，激励同济学子锐意进取、勇攀科技高峰。

校党委书记、中国工程院院士郑庆华出席捐赠仪式，并对两位教授情系学校事业发展的善举致以敬意和感谢。他表示，两位老师用自己的善心，为培养下一代播下了爱心的种子，体现了淡泊名利、“山高人为峰”的崇高境界，树立了典范。学校将用好这笔捐赠资金，深耕人才培养沃土，为服务强国建设书写同济新篇章。

吕西林表示，自1979年来到同济大学读书，始终扎根在此。今年获得

“上海市科技功臣奖”，不仅是个人成就，更是属于同济大学的荣耀。设立教育基金是自己多年的心愿，希望能为同济大学培养更多青年人才贡献力量。

杨敏表示，吕西林院士将他所获奖金毫无保留地回馈给他深爱的学科和学校，和自己长久以来的愿望不谋而合。从进入同济学习、工作直至退休，自己受益于此，也感恩于此。非常高兴能为基金增添一份力量，希望激发更多年轻学子探索与创新的热情。



## 新民随笔

马拉松运动，已经被越来越多人熟悉和喜爱。最近一段时间，有关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一份《内部通报》，引起不少热议。有着“最快女护士”之称的张水华，因为多次参加国内各种马拉松赛事，影响到正常工作，被医院给予警告。对于这样的处分，还是有一些人为她喊冤鸣不平的：医院是不是小题大做？

应该说，跑马拉松的确是一种健康、阳光的爱好。张水华能从一名普普通通的爱好者，很快成长为国内女子马拉松界的冠军级选手，必然是付出了很多努力，这一点非常值得钦佩。不过，必须要明确的是：其一，张水华目前的职业是护士，并非专业运

## 让爱好变职业？

关尹

动员；其二，她所工作的单位是福建的这家医院，而不是某个运动队。搞清楚这两条，再来评价是非对错，就不难。

个人爱好是生活的调味剂，值得尊重和追求，但不能成为突破规则、享有特权的理由，这一点在张水华事件中体现得十分鲜明。各行各业都有规章制度和职业伦理，这些规则是保障行业正常运转的基石。单位对兼职报批的要求、医院对调休的规定，都是经过合理考量制定的。若因个人爱好就无视这些规则，制度便会形同虚设。

就像张水华的违规行为，若没有被处分，很可能引发他人效仿，最终损害行业信誉。一个非常简单的

道理：张水华喜欢跑马拉松可以经常请假，那“王水华”喜欢踢足球、“李水华”喜欢玩越野也可以，如果都这样，一家单位或者公司，还能正常运行？

实际上，也用不着为她喊冤。张水华若想继续坚持马拉松，既可以申请如实申请调休、按流程报批兼职，在规则内平衡工作与爱好；也可以权衡后转型为职业跑者，重新规划职业与爱好的关系。毕竟鱼和熊掌不可兼得，当工作和爱好无法调和，张水华也必须进行抉择——要么安心做护士，利用业余时间跑马拉松；要么全心跑马拉松，心安理得赚取奖金来生活。如果想“既要又要”，哪有这样的好事呢？